

22

船模文書販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松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松溪文史资料》第22期

目 录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松溪文化的转折……何俊年（1）
松中抗敌剧团赴政和县公演……………王彦英（7）
抗日战争时期松溪中小学生活动点滴…………吴 鳌（11）
- 一帧珍贵的历史照片……………施华亮（15）
解放初期松溪监狱琐记……………林英颐（19）
土改工作队纪实……………伊世松（23）
忆五十年代松溪人民武装状况……………林英颐（28）
祖墩社员受灾不忘“三支援”……………游学程（32）
忆秦光书记的工作作风……………林 舒（35）
- 朱熹在松溪湛卢读书讲学时间的考证……………叶培芝（38）
明代松溪陈应翔刊印《幽怪录》……………何明兴（41）
抗倭志士——“娄山风” 狗……………王彦英（43）

清末至民国松溪之最	江衍庆	(45)
松溪田产计量单位“把”	吴声洪	(49)
松溪县主要姓氏概况	吴声洪	(53)
民国时期松溪县田赋粮食管理处陈元瓒贪污渎		
职罪行始末	潘巨川	(67)
民国时期松溪县公沽局简介	潘巨川	(72)
记60年大布大队受国务院嘉奖实况	陈孙寿	(77)
大布大队的政治夜校	叶培芝	(82)
松溪磷肥厂的建厂简况	李发宏	(87)
有待开发的松溪旅游资源	陈立诚	(90)
白马山十三景	江衍庆	(95)
松溪亭子	陈大同	(99)
松溪一中的英语教学的特色	许定南	(102)
浅谈松溪话的地方特色	吴廷爵	(106)
“文虎”轶事	潘贤才	(111)
叶凤顺传略	施树有	(118)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 松溪文化的转折

何俊年

抗日战争时期的松溪文化活动十分活跃，从大量史实考证，当时可称为新旧文化的重要转折时期。

松溪县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是一个古老的文化闭塞的小小县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烈火烧遍全国。我国的新文化，也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逐步兴起。尽管“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风暴席卷全国。可是这股强风吹到了偏僻山区的松溪县，只是微风一股，只把古老的闭塞的大门，吹开一条缝。除了剪辫子，妇女放足之外，城乡私塾学童，照样在念“子曰……”。公路没一寸，县官到任要从浦城坐轿，翻山越岭才能到松溪。没有一所中学，学堂刚兴起。百姓不会讲国语，县官升堂问话要翻译。演戏点“松明”，烟雾熏得白脸小生成了大花脸。那么这个古老县城，是不是象深幽山谷没有音乐锣鼓声

呢？不会的。当时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庙宇菩萨香期 和 民间习俗而开展的。过去，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小松溪 县城，大小庙宇就有二三十座。较大的庙宇、会馆 都有 戏 台，如东门“五显庙”南门“天后宫”、“江西会馆”、 “三山会馆”，西门“城隍庙”、“佐管林”、“关帝庙”、 “五帝庙”，北门“天尊堂”等等都建有戏台，每到香期庙 里都要开展庙会活动，内容有请戏班演戏、抽傀儡、曲案唱 曲，及迎神赛佛等等，加上众多的信男信女祈祷还愿熙熙攘 攘，倒也十分热闹。本地有一句“戏台下”的土话，意思是 说非常热闹。除了庙会活动外，其他就是逢年过节的民俗活 动，如春节舞龙灯，走“灯竹”，也有鲤鱼灯，舞狮子，元 宵节有闹花灯，摆古董，以及街头地方小戏表演等等。端午 节龙舟竞赛，七月十五祭祖宗，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设醮、 木偶、说评话等等活动。这些庙宇和民俗古老的旧 文 化 活 动，均是一年一次定期举行，平日里还是一座寂寞的小城。 全县没有一个专业剧团，没有图书馆。当时也有一些新文化 传入，是指有钱人的子弟出门念书，带回口琴，手 摆 留 声 机，留声机当时老百姓叫“噫洋戏”。留声机一开动，就 会 引起许多人来围听。

松溪县新文化的传入和兴起，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

变”爆发后。当时在“反侵略、求生存”的巨大吼声中，唤起亿万民众，也震醒了这座沉睡的古老山城——松溪县。今查民国二十二年(1933)县长罗华夫训令(《松溪县政府训令》教字第二十七号)，便可得以证实。训令载：令县立湛卢初级中学校长黄雄西：“查我国各省学校，因鉴于东北四省沦为敌有，均感国亡无日，义愤填膺，先后组织义勇军，俾逐其投笔请缨之志。本县交通梗塞，风气晚开，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之心孰肯后人，况国力之伸长，有赖国民军事之素养，是则今日之莘莘学子，应蔚为他日之桓桓武夫。该校着于十一月一日组织学生义勇队，积极修养，严格训练，俾培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成仁取义之人格，养成其刚强，勇敢、坚忍、沉着，尽瘁报国之精神，并锻炼其强健体魄，熟炼其精良技术，用赴国难，以救危亡。……此令。”由此可见，当时松溪县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抗日救亡工作促进了新文化兴起。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由爱国人士黄登云等人发起组织“松溪县艺术学社”，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如音乐、文艺、体育、诗歌等等活动。同年成立城区直街、仙楼下、南街、以及大埔、渭田、郑墩等地民众阅报所。同年，正式成立县立图书馆，馆内设游艺、民教、图书三室，图书室开放图书报刊，游艺室开放象棋、

乒乓球以及定期举办音乐演奏会，民教室设墙报和小型演讲会。从此，松溪县才算正式有了文化事业机构和文艺团体，县教育局兼管文化事业，令各学校设音乐、美术、体育课，并推广注音符号，用国语讲课。这时期的松溪新文化刚刚处在萌芽阶段。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宣传教育浪潮中，也掀起了松溪县新文化的浪潮。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我县当时在新形势影响下，爱国人士李含阳发起组建抗日话剧团，演话剧。当时，群众叫“演文明戏”。曾巡回大埔、茶平、郑墩、花桥、渭田等地演出。演出话剧《复仇》《智胜》，以及自编自导的方言话剧《守财奴》；演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等抗日歌曲。松溪县话剧团的兴建和演出，不但配合抗日宣传，唤起民众爱国主义热情，并开始有男女同台演出，打破女子不能上台演戏的封建思想的禁锢。为了培养戏剧人员，县办短期戏剧训练班，县长周必璋兼主任，并发函聘请陈若冰先生为戏剧讲师。

这一年文化活动十分活跃：省抗日宣传队闽北电影队到县城放映抗日纪录片，大大开了松溪人民的眼界，初次认识

了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同年由李含阳等爱国人士发起创办《松溪日报》，并亲自担任社长，以及举办全县性体育运动会等文体活动。

1942年7月至10月，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至大埔罗汉寺上课。

1942年11月浙江湘湖师范(简师班)设在我县留洋村的中峰寺。学生数计400余人，历时5个月。这一批蒙难的师生怀着家乡沦陷家破人亡的悲愤心情，走上街头，深入村庄，宣传抗战，演出话剧、演唱、活报剧，以及歌咏等等文艺节目。师生们的演出，无论从艺术表演上，或是化装、服装、布景等方面的艺术上来说，都给我县文化艺术方面起了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也可以说，是一次新文化的引进输入，后来松溪各地的化装游行，就是从他们演出的活报剧中仿效而来的。

此后，县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全县各地兴办战时民校，开展抗日的文化宣传活动，激发民众民族意识，抗敌热忱。同时组织起战时民教宣传队29个，利用多种文艺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县设视导员，负责抗日宣传和民众教育工作。民国29年1月29日视导员陈国安的视导报告称：“查话剧宣传及化装游行，关系民众思想，言语动作，及风俗习惯之改良，至为重要。各国民学校（即成年民校）之学生，无论

成人、妇女、儿童均为社会民族中坚分子……（略），前日强坑（今名仰坑）、官路、大埔等战时国民学校，组织话剧表演及化装游行，颇奏功效……（略）”。可见当时，从县城到农村，普遍开展了话剧、化装游行、歌咏、墙报、标语口号等等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新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再看看民国三十年（1941）元旦游艺演出节目单。节目单安排了九个节目。现分列于下：一、国乐，县政府演出；二、双簧，县政府演出；三、京剧，司法处演出；四、歌咏，初中和中心学校演出；五、话剧，初中演出；六、跳舞，中心学校演出；七、话剧，中心学校演出；八、国术，指挥部演出；九、土风调，松源镇公所演出。从这九个元旦游艺节目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松溪县的文化活动，比前几年更加广泛，有政府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等单位。在艺术形式上也更加小型多样，丰富多彩。是有歌咏、跳舞、国术、土风调等。土风调是群众在街头巷尾或凉亭上演唱的念“花仔”、唱“曲仔”、“小放牛”等地方小戏曲。这些地方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戏土调，现在竟然也出现在宣传抗日救亡宣传的午台上。由此可见，松溪县的新文化，是随着抗日战争宣传工作的开展，逐步由县城到农村，掀起新文化的浪潮。

松中抗敌剧团赴政和县公演

王彦英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与敌人浴血奋战，松溪地处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因政府官员腐败，贿赂公行，四处抓丁派款，农村经济凋敝，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松溪初中分春秋两季招生。全校共有6个班级，学生只有228人。其中部分学生来自浦城、庆元等邻县，另有部分是两浙慈幼院在松中的寄读生。教师多数是本县籍，有几位来自浙江江苏，是浙大和暨大的休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对演话剧很感兴趣，且有一定的水平。师生们出于爱国热情，商议借庆祝松溪初中16周年校庆活动时机，排演大型话剧与歌咏，在松溪、政和两县公演，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是松中抗敌话剧团，也是县内话剧团首次到外县公演，虽然任务艰巨，经费缺，时间短，困难重重，但教师们齐心协力迎难而进，想方设法解决。3月初便开始印刷本，挑选演员，抓课余时间排练。服装和道具由演员和教师分头去借。还向两浙慈幼院借到两套幕布置景。4月上旬举行

彩排和预演，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4月19日（松中校庆日），首先在本县公演，群众良好的反映，更鼓舞了师生们的信心。

当时，演出条件十分艰苦，演员职员都是在课余时间坚持义务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和补贴。平时即使排练到晚上11点，也无夜点供应。从松溪去政和交通闭塞不通汽车，也没有自行车，只能靠两条腿步行。4月下旬，松中抗敌剧团一行三十余人，在校长李春芳率领下，肩背幕布、道具、行装，脚穿草鞋，踏上了征途。沿途山花烂漫，鸟噪莺鸣，春光迷人，师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勃，一路谈笑风生。虽然翻山越岭，跋涉50多华里的崎岖山路十分辛苦，有的女同学脚都磨破了，仍坚持到底，毫无怨言，也无一人掉队。傍晚到达政和城关，受到政和初中校长魏廷英和教师们的热情接待，杯杯香茶和殷殷盛情，冲走一天的劳顿。

第二天和第三天，按照计划在政和县中山堂隆重献演，获得极大的成功。演出的剧目有：五幕讽刺喜剧《怡红春夜》、独幕抗战话剧《三江好》《重逢》《烙痕》《茅店秋月》。幕间还演唱《救国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多声部合唱《抗敌歌》《洪波曲》《救中国》《军民合作》《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河船夫曲》等抗日歌曲。

主要演员有何启岐（教师）、**袁**文龙（教师）。叶美姬、陈贵英、徐子清、罗锡洲、肖在谷、钱水莲、罗昌震、李大熹、杨如萱、陈汝珊等二十余人，由我担任导演，工作人员有李德亮、吴兆斌等人。像这样大规模的演出，在政和县还是第一次，两天晚上的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把中山堂挤得满满地，每一场落幕后，掌声总是长时间不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对讽刺喜剧《怡红春夜》最感兴趣。《怡》剧原名《视察专员》，剧作家陈白尘根据俄国作家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又名《巡按》）改编的，为了转移审查人员的视线，我们将剧名改为《怡红春夜》。剧情梗概是：某县县长错把一个自称是省长亲戚的骗子，当作微服来县私访的视察专员接到县衙来。百般献媚，设宴款待，还叫太太和女儿来作陪。众官员也竞送钱物，逢迎讨好。此时真专员已到，众人吓得目瞪口呆，一场闹终于结束。这故事虽然荒唐可笑，但却是旧社会官场的缩影，剧作者对剧中人物无情地鞭挞、嘲讽之后，还留下不少问题，让观众去思考探索，去挖根寻源。

两天的公演，轰动了整个政和县城，演出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政和县教育局专门召开座谈会。到会的各界知名人士踊跃发言，高度评价松中剧团的演出，指出

这次演出内容丰富多采，宣传的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时代感强，有现实教育意义，还送我们一面锦旗。第四天，我们带着政和人民的盛情返松，政中师生一直送我们到西门郊外，才依依惜别。

1944年春松中抗敌剧团赴政和公演至今，已整整51个年头了。沧海桑田，人事已非，松溪、政和两县已远非昔比。柏油公路畅通无阻，由松溪去政和，车行40分钟便到。今日松中，已是有35个班，学生二千余人的完全中学了。当年接待我们的政中校长魏延英、演员李大熹、工作人员吴兆斌，均已作古，健在者，在本县有我和叶美姬老师、李德亮先生，在浦城有徐子清先生，在福州有罗锡洲先生，但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其余师生离散多年，音信杳然，已无处寻觅，只留下这美好的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松溪中、小学生 活动点滴

吴 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刚满六周岁，进入本县城西小学一年级（现人民小学前身）。关于日本鬼子侵华，大举进攻华北，妄图亡我中国，我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消息，记得是两位女教师给宣讲的。还向我们展示一些侵略军奸淫烧杀罪行的漫画图片。有一幅鬼子兵用刺刀捅穿一个二、三岁幼儿，血淋淋地挑在半空的惨状，至今还印在脑海里。唱游课（即今音乐课）时，老师教给一首歌：

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

全国团结起来，全国团结起来，救中国，救中国。

说实话，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日本鬼子，什么叫汉奸，什么叫侵略者、帝国主义呢！

后来，战事日趋紧张，日本强盗飞机，时常大摇大摆到我们县城上空低空盘旋，进行恐吓。那怪物有时飞得很低，

好像离屋顶、树梢都不远，发出震耳颤地的响声，机翼下的两块膏药旗的标志也看得见。大概是本县城太小，房屋街道还不如外地的一个小市镇，所以鬼子飞机窥探后就飞走了，侥幸没有挨过炸弹和机关枪的扫射。只是国民党政府在加紧征粮、征税、征兵，一批批新兵（壮丁）被送上前线去了。随后，鬼子攻占了我东南沿海一带，主要产盐地落入敌手，食盐断了来路，物价飞涨，城乡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还有几件事，是值得一叙的。

一、野外读书

因为鬼子飞机常来骚扰，县政府设了报警器，敌机来时，发出空袭警报，大家疏散隐蔽。为了安全，也为了日后抗击侵略者作游击准备。城西小学采取了野外上课，早读和晚读等措施。把课堂搬到郊外的树林里。

那时，大西门外大溪上有一条二百来米长的由二十多条木船连结起来的浮桥通到水南，水南村后有大片千年古松林，林荫下落松针有如地毯，绿草像花坛，微风吹过，松涛阵阵，空气十分清爽。每天，我们一早赶到学校，排好队由老师带着，小心翼翼走过浮桥，来到松树林中，老师选好树荫，大家自动采集一些枝叶铺垫座位，真是“天作帐幕地作纸，腿当课桌树枝笔”上起课来，林间朗朗书声……。当

然，上完课还得回城，少说来回四公里。对于十来岁的同学们来说，能坚持就很难能可贵。

早读和晚读的做法是：每天天不亮在家里吃过饭，天刚亮到学校上课。八、九点钟赶在敌机飞来之前，上完课放学，下午三、四时又到学校上课，天漆黑了才回家。避过敌机骚扰的主要时间。（因为敌机都是在上午八、九点到下午三、四之间飞来的）

二、劳作义卖

那时，国难当头，经济枯竭，除了极少数很富足的家庭会给孩子零食钱外，大多数同学三餐能吃上饭就很不错，我们真算得是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学校号召捐钱支援前线，哪来钱呀！

我们的老师也真有办法：教我们动手做一些小工艺品、小用品去卖，把钱捐献抗敌。我们男孩子课余时间到野外采集芦苇花杆、拿回校扎成各式各样的芦苇扫帚，有扫地的，有揩桌的；有的人从乡下拿来竹片削成筷子，制成锅刷；还有做笔筒、笛子、记事板的；女同学找些布头丝线，学绣花，做成绣花手巾，绣花枕套。大家动脑又动手，做出各种“劳作品”。然后各班级组成义卖队，扛起旗帜敲锣打鼓，上街去找买主。卖的主顾是：政府官吏、职员、市上商号老

板、社会名流等人物。说来好笑，我们的劳作品，义卖标价是很高的，通常都是市价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九十个孩子闯进机关、店面，缠住义买对象，又是说、又是唱、又是劝、又是求。大讲“抗战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国才有家，爱家先爱国，保家要保国”的道理，缠得那些人无法抗拒，买下几件为止。

钱，当然是交给学校，捐给前线了。

三、刮硝熬盐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北面，占了浙江大部土地的鬼子，从金华南下攻占江山；西面，占据了江西大片土地的鬼子，攻占了与我省一山之隔的铅山；东南两面沿海早已陷落，鬼子窥视寿宁和南平。只剩下闽北武夷山区成了一块孤岛，和大后方几乎断了联系。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断了来源，像食盐这样的三餐不可缺的东西，也供给不上。“官盐”不够吃，“私盐”是商贩从鬼子枪口下用命换来的，当然贵如金银。一般人吃不起，只好土法自制：挖取古老土墙的泥和古屋的地面咸土，用水淘洗出其中的盐份，刮取古老砖墙上的硝毛等，熬制成硝盐。很多穷困的小朋友，都参加过那些艰苦辛劳的工作。